



聊城 全民阅读

● 欢迎加入一城湖QQ群(群号:
584666478)品书、聊书,讲述你
与书的故事
● 一城湖投稿邮箱:
lcwbyichenghu@126.com

字里信外传真情

——读《见字如晤》

◎ 刘小兵

书信,自它产生的那天起,就成为历代中国人传情达谊、增进相互了解的重要载体,而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,曾经鸿雁传情的书信,已渐渐驶离我们的寻常生活。如今,再回溯那些尘封已久的长信短札,心头总会涌起一份别样的情感。欲语还休,朗朗春日,悠然摊开资深报人、原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昌华的《见字如晤》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见字如面的书信时代。

作为从事报业多年的老编辑,作者在组稿、编稿的过程中,有幸结识了巴金、冰心、钱钟书和苏雪林、柏杨、林海音、余光中、董桥,以及顾毓琇、夏志清、聂华苓等一大批现当代作家。通过你

来我往的书信交流,作家与编辑就创作和出版上的事宜,展开了一场场你问我答式的编读互动,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,相互说服,让一本本好书应运而生,从而推动了出版事业的发展。

《见字如晤》分甲、乙两部,甲部多为作者与作家在成书过程中,所进行的相关学术探讨;而乙部则多为作者为作家撰写小传时,在与作家后人的笔谈中,所留下的一些颇具人文价值的信史材料。每一位与作者通信的作家,创作实力都不尽相同,写作风格也是摇曳多姿,其文学追求和性情禀赋,更是千差万别。

这些神采飞扬的信笺,每一封都凝结着作家的心血和汗水。虽然,笔墨铺

陈之际,他们主要谈的是自己的作品,涉及的是笔下众多的各式人物,探讨的是创作的艰辛和缘起,但依然能够从中一窥作家们的艺术哲思。春和景明的日子,伴着和煦的春光,捧读这些或长或短的书信,如同从艺术的百花园里采摘到了一枚枚青翠可人的橄榄。细细品咂,这些风味独特的“浆果”,从怡爽到回甘,一点一滴地沁润着人心,常常带来灵魂震颤。

书里信外,作家们纷纷以第一人称的方式,化身为社会的代言人,倾情讲述着耳闻目睹的故事,用动人的笔墨,描摹着时代的风云变幻,颂扬着尘世间的人情冷暖。他们以深邃的思想、丰富

的想象、个性化的艺术表达,无情地鞭挞着没落者的庸俗和丑恶,热切赞誉着人世间的真、善、美,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清新、温暖、和谐、向上的“浮世绘”。

人常说,见字如面。读完这本书,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见识到:季羡林、柯灵、王世襄的君子风度,周有光、萧乾、冯其庸的睿智风雅,郁风、吴祖光、许渊冲的人文情怀,华君武、张允和、杨宪益的率真幽默,以及范用的出版传奇。他们歌咏着时代和人们,也必将会被时代和更多的人传扬、铭记。

倾听孩子的“小情话”

——读《童言趣语》

◎ 任蓉华

“清澈的眼眸,柔嫩的脸颊,甜蜜蜜的声音,一身的奶香味儿,我想,没有人能拒绝一个孩子的亲近……”从女儿咿呀学语起,女作家葛少文就有意识地记录下女儿仔仔的零碎话语,截至女儿入读小学,不觉间竟积累了400多次暖心表达,稍加整理后,便形成了一本纯真可爱的亲子随笔集《童言趣语》。在作者自然流露的笔墨中,可以感受到育儿的真谛,不是拽起孩子走进成人世界,而是蹲下身子耐心倾听,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。

翻开书,一幕幕或搞笑或温馨或感动的场景铺展开来。孩子脱口而出的

那些“小情话”,又傻又真,像一条小小的溪流,浮动着岁月光影。

孩子,或许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疗愈大师。作者笔下的仔仔跟爷爷玩耍时,会摩挲着爷爷粗糙有力的大手问:“你的手怎么这么老?”不等回答,她又问:“怎么才能不老?”见到妈妈不开心时,她会大声喊:“妈妈,大拥抱!”扑进妈妈怀里,学着妈妈哄她的样子说:“摸摸毛,吓不捣(着)。”与脚趾受伤的爸爸一起出行时,她会小心翼翼地搀扶,麻利地一脚踢开前方的小石头,提醒爸爸:“这儿还有(石头),那儿也还有,你小心点。”没有目的,没有功利,孩子只是真

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,然而越是如此,越让人动容。

孩子的语言,率真之余,也有一点专属的小心思,需要家长用心理解。“妈妈你在干嘛呢?”“我在养手串呢。”“那我呢?”仔仔不解地问。酸溜溜的醋意,跃然纸上。作者还讲述了一则差点酿成“冲突”的故事:妈妈不小心把积木掉到桌子底下,连忙弯腰去捡。仔仔笑了一声:“你傻了,笨妈妈。”妈妈很生气:“你和谁学的,不许这样说别人,很不礼貌。”仔仔不语。“如果你在幼儿园这样说其他小朋友,人家就不和你玩儿了。”仔仔轻轻一笑:“我在幼儿园不舍得

说。”什么傻呀、笨呀,不见得就是脏话,关起家门讲,或许正是孩子向最亲近的人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。

在提及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本书时,作者表示:“我想让她知道我们所有人对她的爱。我想让这些爱成为她的精神底色,成为她人生路上披荆斩棘的力量。”温馨、相爱、难忘的时光,留下了些许痕迹,共同对抗着岁月的无情流逝,给予生活最深情的回馈。

孩子就像一个小小的魔法师,可以让我们瞬间回到童年,一起天真烂漫,一起简单纯粹,任何的烦恼和痛苦都被轻松疗愈。

小说 连载 ⑥

布衣诗人谢榛

◎ 武俊岭

回到卧室,站在西墙窗边,看到西门城楼的巍峨,看到一家一家的光亮越远越小、越远越淡。这些人家,有富裕的,有贫穷的,有不富不穷的,但黑夜来了,都静在家里恢复白天里的疲劳。自然,这些屋子里面,会有夫妻的恩爱、母子的喂养。这就是苍生,这就是百姓。

站得累了,谢榛躺在床上。但思绪却飞快如鸟。忽然,灵感如电光石火一样迸发出来。他一跃而起,走至书房。研好墨汁,抽纸挥毫。这样,一首诗作便挥洒出来:

大梁冬夜
坐啸南楼夜,孤灯客思长。
人吹五更笛,月照万家霜。
归计身多病,生涯鬓易苍。
征鸿向何许,春意遍湖湘。

写完,把笔一放,倒头便睡。

第二天一早,谢榛听到李奎已起来,便喊,李奎,李奎,上来看我写的诗。

李奎从先生欣喜的腔调里,感觉先生对所写之诗一定十分满意,于是便快步上楼,从先生手里接过,观看起来。

看完,李奎高兴地叫起来,说,先生,你这诗写得句响字稳,有情有景,意境高妙。

你立即抄录几份,送给曹知府、李濂、高叔嗣、张元等人。

好的。

李奎的书法也不错,时间不长,已把诗誊录了六份。随即,李奎带着诗走了出去。

快到中午时,李奎回到小楼,说,几个人看了,都为先生高兴。张元已在酒

楼定下房间,要为先生祝贺。

曹知府还是那么忙吗?谢榛问。

可不是。我没有见着他,他正审案子呢。我把诗给了一个推官。

虽然知府不能到场,张元、谢榛、李濂、高叔嗣、李奎几人,喝得还是十分高兴。席间,李濂背诵了自己的一首《春游繁塔寺》:

少小曾游地,重来感慨深。稚僧今老大,落日更春阴。废殿苍苔合,颓园紫燕吟。空余旧时塔,蔓草故萧森。

高叔嗣也背诵一首《晚出曹门北道》。

结尾几句是:斜路孤村引,空园乱木高。岁阑今去卧,谁认在蓬蒿。

谢榛带头鼓掌。自然,二人之诗的毛病还是过于直白,让人没有联想。但是,谢榛已懂得鼓励别人。并且,他由高叔嗣诗中岁阑二字,生出浓浓的思归之情。他想,年前必须回到安阳。

一进腊月门,谢榛便去曹嘉家里拜访;但是,没有遇上。谢榛来到开封府。

守门卫士已认得谢榛,进去通报后,推官前来迎接。谢榛对那推官已很熟悉,边走边问知府的近况。推官说,一个字,忙。

曹嘉于案牍劳形中,匆匆接见谢榛。谢榛见了,开玩笑说,仲礼,你快比内阁首辅、次辅忙了。

曹嘉听了笑笑,说,找我有事?

我想家了,想回安阳。

那得等我有了闲暇,给你送行后你才能走。

我年前回去,年后再来。

那不行,你一回回去就没有准头了。

谢榛想问曹嘉一个事情,正琢磨着如何开口呢,一个通判进来,附曹嘉耳朵而言。曹嘉听了,无奈地朝谢榛一摊手,说,茂泰兄,你等我一个时辰好吗?

谢榛站起,说,那我就等不了,先回去吧。

我不送行,你不能离开开封!

好的。

(未完待续)